

## 书人书话

## 文学的力量

□尚攀

三年前一个阴沉沉的、空气中充满灰霾的周六或周日的下午,父亲正在午睡。

我把一个U盘交给父亲,说:“我决定走写小说的路子。”

父亲的表现很令我吃惊,他半躺在那里,好像还没有完全睡醒,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我一眼。我站在那里,猜想他一定会为我的决定震惊和兴奋。可他一直木木的,良久,才淡淡地问:“你也写小说了?”

我说:“嗯,你看看我写得怎么样。”

我走出父亲的卧室,母亲已经听到动静从书房出来,笑着问我:“你写小说了?”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继续沉浸在写完第一篇小说的兴奋之中。这时候我听见父亲对母亲说:“他怎么会写小说?”

“他写小说你不高兴啊?后继有人了。”母亲是笑着说的,语气中似乎有些玩笑的意味。

接下来,我听到的,竟是父亲伤感的哀叹。对父亲的伤感,那时我是不理解的。

就这样,我的小说像一场无法被安排的雨,出现在了父亲面前。

我不愿承认我写小说是受父亲的影响,而是觉得没有比写小说更适合我的事情了,所以才写小说。但事实上,父亲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就像他给了我生命一样。他经常滔滔不绝地向我母亲谈小说,母亲没有对小说产生兴趣,我却不知不觉逐渐对小说着迷了,从中学时的偷偷看小说,到大学时的情不自禁偷偷写小说,全是拜父亲餐桌的侃侃而谈所赐。当然,写第一篇小说时,并没有真的想在文学的路上走太久,因为我记得文艺和体育是所有生存之路中最窄的路。当时只是觉得好玩,就像单纯的孩子喜欢新买的玩具,是好奇心和新鲜感促使我完成了第一篇小说。

大学毕业前,在换了两个不如意的实习工作之后,我惊奇地发现,没有任何工作是比写小说更让人心情舒畅的。那时我觉得没有比写小说更适合我的事情了,那时我的第一笔稿费,汇款单刚到手里。

第一笔稿费虽然不多,只有三百元,而且是姗姗来迟的三百元,却让我有了用写小说来养活自己的想法。于是我开始阅读更多的书,写更多的小说,然后投向各种杂志。那时写小说对我来说,只是一种适合自己的谋生手段。但是天真幼稚的我把一切想得都太简单了,写小说并没有改变我的经济状况,反而让我对小说更加痴迷。我知道,若是把金钱当做写小说的目的,势必会自取灭亡的。

慢慢地,我发现写小说对于我来说,已经远不止是件适合我做的事情,或是用来养活自己的谋生手段了。当然,也不单单是因为对小说的痴迷。每当夜深人静我坐在电脑前用很长时间斟酌一个小细节或是一个词语时,我发现小说在我内心深处竟是如此的神圣和至高无上,我希望我的小说更完美,也只有更完美才能让我安然入睡。那时,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无法放弃写小说,所以,无论多么困难,我都会在文学的路上坚持走下去,我想写小说,一直写下去。

大学毕业之后,我没有找工作,而是待业在家写小说。这是我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作为业余小说家的父亲,却耐心动员过我好几次,让我找份工作,把写小说当做业余爱好。父亲的好多朋友,包括河南的一些知名作家,也都如此劝我。可是我被小说迷得一塌糊涂,心意已决,最少短期内是不会改变的。

我也体会到写小说的艰辛。这条路,真的是太难了。此时我才理解了父亲知道我走上文学之路时的伤感。

我的生活一如既往,读书,写小说,踢足球,打篮球,打台球。上学的时候没感觉,可以理直气壮地跟父母伸手要钱。而如今,我依然故我,除了偶尔有一点稿费,花钱依然向父母要。我知道,父母不会为此有什么想法,我也不去多想。我的选择,并不是败家子式的胡闹,因此我不必为此而内疚。我以我年轻但并不幼稚的思想,去思考生命的意义。虽然,在我的成长中,时时会伴有疼痛和困惑。但我相信小说,相信我自己。

小说已经不仅像食物、阳光、空气、水一样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它还是我人生道路上沿途的风景,更是我人生意义的所在。

于我,小说即人生。

## 瓦庫

全国十佳特色茶馆

一个喝茶的地方

火车飞驰,携带着满车旅客。他们有人玩牌,有人打牌,有人看书,有人望着窗外出神……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列火车,并从与其他人公用的现实中挣脱出来。

窗外,田畴在旋转,那些弯着身子劳作的人,偶尔抬起头来的人……火车也正经过他们。

坐在我对面座位上的人,是一个满面沧桑的中年男子。我猜想他可能有过的经历,可能犯过的罪。他偶尔也会瞄我一眼,脑袋里,也许在猜想着和我一样的问题。

有人在用方言交谈,谈到一个妇人的经历,和包含在那经历中的几段不幸的婚史。有个小孩子老是哭,他的父母用各种办法试图阻止他哭——他们在赶去省城的一家医院。有人裹着外套吃东西,有人默不作声。骗子、纯真的人、妄想者、带着神谕的人……他们都正隐藏在众人中间。箱包安静地挤在行李架上——在人的心中,受到挤压的痛苦也是如此,并排着,被隔开,无法获得转身的机会。

经过一个小站,紧挨着车站围墙的低矮建筑现出黯淡的背面,有废墟般的特征(尽管它们的另一面可能光鲜无比)。靠侧边的钢轨上停着一列空车,笨重的车头和锈蚀的厢体沐着寒气,那是忍受过黑暗和磨难之后的事物。又一个站。停顿的间隙我下来抽烟,看着铮亮的钢轨,石子间颤动的小草,想起一些在過去的时间中腐烂的枕木。

有时列车减速,转弯,透过窗子,可以看见前面车窗里隔着

## 名家新篇

## 火车

□胡弦

玻璃的面孔——我像是从另外一个很远的什么地方望见了他们。

当车子钻进山洞,车体和永恒的黑暗在摩擦(它和那黑暗是否交换了什么?)。然后它钻了出来,重新出现的天空像带着另一个世界的蓝。

火车经过,大大小小的土丘、山包错动着位置,它们围拢,聚散,如被重新触动的沉默人群,让人想起被某种神秘的权力掌控的沸腾的心,和长久的忍耐。

人到中年,坐过多少火车,我已经记不清了。火车也在不断的更新中:动车,高铁,越架越高的钢轨,越来越快的速度……但留在记忆中的,仍然是那些老式火车。

我出生的村子不靠铁路,但小时候,在极静的夜晚,隐约会有火车的嗡嗡声从几十里外传来。我曾在那样的夜晚醒来,谛听。

六岁时,随祖母去兰州,我平生第一次坐上了火车。走走停停的火车,无数的山洞,昼与夜,在回想中明暗交替,像一个幽深的时光隧道。

后来有段时间,我借住在一个亲戚家。那是靠近铁道的另一个小村,每天会有几列火车经过。高耸的车头,涂着红漆的车轮,庞大的黑色车厢满载着煤、木材和用帆布遮盖的什么物资。当它呼啸而过,我发现那些沉重的枕木轻飘飘地上下震动,仿佛从机车的激情中获得了一颗轻盈的心。

那时候,我最喜欢看黄昏中火车的经过。地平线已有些模糊,树林浸着昏黄的光,天空中间或有一两只鸟儿盘旋,身影稀薄,像纸制品。它们共同构成了黄昏,而黄昏,又像是另外的某种更庞大的事物的一部分。也许还有一只无形的钟摆在这中间晃动:受到召唤的时间和它熟知的苦难,正在参与一列火车的经过。

旷野辽阔,火车驰骋。没有一列火车的呼啸和它过后的寂静(几乎是世上最深的寂静了),如何掂量一颗少年心?

火车连着远方,也连着浓重的宿命感。这不需要方向盘的车子,在它的怒

吼声中,总让人想起钢轨的强硬及其冷漠的既定性。

一列火车穿过年月、记忆、理想,甚至是身体的缝隙……在车轮与钢轨的对接中,总是不差分毫。

一列火车在世间的履历,也许是简单的,就像它总是行驶在一张列车时刻表中那样简单。

火车在奔驰,这奔驰消耗着它……部件在磨损,身体在锈蚀,火和电一遍遍从它身体里经过,使它的额头愈加严峻。时间无声无息,火车赋予时间以形体和声势,但它自己却无法跟上时间的永恒性。在一列单纯的火车那里,也许不存在所谓的进程,它风驰电掣,只是为了更深地隐入自身——奔驰是个表象,真正的表达却是微弱的,被它留在了车轮与钢轨摩擦出的火星中。

一列火车会被淘汰,甚至车站也会被淘汰。我到过一座废弃的车站,破旧不堪,仿佛已与世界道过永别,墙壁上,钟表拆掉后的挂痕,是时间留下的静止的深渊。几节废弃的车厢停在钢轨上,停在枕木的漫长中,像滞留在遗忘深处的一段回声。

多少城市,多少变迁,多少闪现、幻变的脸,以及遗留在年代间的事件和激情。沿着铁道线,河流、山峦倒退,朝霞升起,那些搭上火车去远方的人、返乡者、奔走呼号者、埋头苦干的人,最后都去了哪里?

火车再次穿过旷野,穿过它的空旷,发出意义不明的叫声。

胡弦 著名诗人。1966年生于江苏铜山,在《人民文学》、《诗刊》、《星星》、《诗歌月刊》、《诗选刊》等刊物发表大量诗歌,在《散文》、《散文天地》、《散文百家》等刊发表散文作品数十万字,出版诗集《十年灯》,散文集《菜蔬小语》等,曾获《人民文学》、《散文诗》、《诗潮》、《诗林》等杂志诗歌奖,2009年11月由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授予“新世纪十佳青年诗人”称号。



## 食相笔记

## 油茶

□袁文

我爱吃米面的,小米面发酵之后,会产生一种甜甜的香味,配一碗油茶,甜咸正好。案子上已经摆好了辣椒糊糊,用小勺子舀在馍底上,让人吃个痛快。

同样,油茶也是北京小吃,将面粉放入锅内炒黄,麻仁也炒焦糊,另加桂花、牛骨髓油,拌搅拌均匀,加上白糖,用开水冲成浆糊状即可。王府井大街西侧,我去喝过,门头飘着幌子——油茶李,一溜凳子临街,要一碗,持小勺慢慢喝着,老北京的风味丝丝缕缕地上来了……

“午梦初醒热面茶,干姜麻酱总须加。”据说过去喝面茶很讲究,吃时不用勺子等餐具,而是一手端碗,沿着碗边转圈喝,一个“派”字了得。现在,连北京人也不这样品味了,我也是,喝了就走,一条街上还有好多风味小吃等着我呢……

河南的武陟油茶闻名全国,大致也是如此,先用油把面炒熟,加上花生、芝麻、怀山药,作料反正是不少,茴香、花椒、肉桂、丁香……不然,武陟油茶咋会有那么浓郁的味道。

北京的也好,武陟的也罢,都是炒好了面冲着喝,我们的油茶却是熬出来的,煮好就卖,图个新鲜,喝个热乎。

晚来无事,沿街走走。有一个卖油茶的摊点非常干净,摊主是一对夫妻,俩人都下岗了,好在家里的老人会熬制油茶,就收拾收拾干

开了。女人很瘦,估摸着想,瘦得连那盛油茶的大壶也掀不动。她招呼顾客,负责馍团子,整理桌子,临了由她收钱。俩人配合默契,态度好,生意也红火,几家卖油茶的相距不远,总是他们的先买完。

要一个米面馍,端一碗油茶,就坐在他们身边悠悠地喝着,听夫妻俩谈论着孩子的未来……

在老家的街头,一年四季都有人喝油茶,想想,春秋天喝油茶,十分爽快;冬天喝,满腹热乎;那夏天端一碗热腾腾的油茶,直喝得浑身大汗,为何?据说就图个地道。



中国移动通信 CHINA MOBILE

移动 服务 专家

## 割接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给广大客户提供更优质的网络服务,郑州移动将分别在2013年7月4日、5日、6日、7日的00:00-06:00持续进行网络调整,届时将会影响到郑州地区部分客户的通话、短信及业务办理。

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详情敬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86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